

大學衍義

一
函
十
冊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預政之禍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庭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尙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

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
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燄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
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
名園上腴之田爲中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
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尙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
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
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
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
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
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

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
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
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
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
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
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
宗之舊也勦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
其慮之也遠故其密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
之君高出羣臣心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

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
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
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
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
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
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
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上直我寢
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皆慎矜王

鏌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
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
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
戚里諸家尊曰音遮父也音遮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

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
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
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
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
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
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

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寧
不暇邪對曰臣閒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
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
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
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
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
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
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
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氏以來權利相賊
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
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
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
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

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

思勉本不

錄

遂爲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
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
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

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
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
隨事齟齬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
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
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
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
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
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
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
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

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

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

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事已見前父子篇輔國以

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己

帝密摘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

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

更召越王克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囚

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

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剪

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

大學行義
卷四十一
內臣預政之禍
經正堂藏書

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用司空兼中書令
未幾以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
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
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
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
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皁隸之流肅宗尊
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
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
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
代宗誅之而不顯其侈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
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尙父自有中
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
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
出於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顓恣
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廁溷之慘其亦
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爲人君邇姦者之戒又以
爲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

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
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
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
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
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誣殺瑒素惡李
光弼數媒蜮以疑之瑒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
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
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於
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眾
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

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
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
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
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
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
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
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
良任宦豎離閒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
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
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

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
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
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
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
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眡肅
宗之姑息蓋少瘳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
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旣奪官職旣削孤雛腐鼠
坐待誅斥亦何能爲以此觀之姦夫愜人苟非
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旣長其跋

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
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至德初知內侍省事乾元二年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
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爲觀軍容宣
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
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風沙衛殿齊師

風沙衛齊之闕
人事見左氏傳

殖綽郭

最

二人齊
大夫

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

使闔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

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
世出之將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
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眾而棄之其不
亡亦幸矣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
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
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岼忽無所憚是時
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媚之乘相
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畱京
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悟子儀憂甚